

国际汉学研究论丛(六)

主编 陈荣照

东南亚华人宗教与历史论丛

苏庆华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国际汉学研究论丛(六)

主编 陈荣照

东南亚华人宗教与历史论丛

苏庆华 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

国际汉学研究论丛(六)

策 划：陈孟哲
主 编：陈荣照

东南亚华人宗教与历史论丛

新 加 坡：新加坡青年书局，2013.3

ISBN : 978-981-07-5528-7

著 者：苏庆华
责任编辑：陈荣照
责任出版：韩瑞琼
封面设计：丘晓平
版式设计：陈湖喜

出 版 人：韩瑞琼
出版发行：新加坡青年书局
地 址：Block 231 Bain Street
#02-27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电 话：(65) 6337-9552
网 页：www.youthbook.com.sg
印 刷：宏华印务企业有限公司

开 本：168 x 238 mm
版 次：2013年3月第一版
印 次：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40.00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总序

汉学——沟通中西智慧交流的桥梁

陈荣照

汉学原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也称“朴学”。明清学者主张“通经致用”，推崇汉儒的朴实学风，用训诂考据的方法治经，识别真伪，开展了乾嘉学派，与讲究义理的“宋学”对称。

此外，西方人称中国学术为“汉学”（Sinology），也译为“中国学”，研究中国学问的人为“汉学家”。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学者，除少数有异议外，大都接受了“汉学”为中国学术的总称，它的范畴包括研究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哲学、语言、文学和文化。青年书局这一系列的《国际汉学研究论丛》，就是以第二项义涵为甄选的准则。

汉学发源于黄河流域，数千年来所发展的辉煌璀璨的华夏文明，不仅吸引了周边的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学者前来取经，也深受西方学者的重视。

14 世纪中叶，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到中国住了 17 年，回国后所口述的《马可波罗行记》描述了蒙古帝国的富饶与强盛，轰动了启蒙期的欧洲，也激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可惜的是马可波罗并不懂中文，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不多，对汉学的传播亦无贡献。

三百年后，意大利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的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于明朝万历 11 年（1583）到了广东肇庆，后来转赴北京传教。在中国前后待了 28 年，辞世前三年，着手完成了论述中国地理、历史、哲学、宗教、国家组织与风俗习惯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此外，他也曾用拉丁文翻译《四书》，又帮中国人设计用拉丁字母写成汉语拼音，书名《西字奇迹》。由此可见利玛窦不但是西方从事汉学研究的先驱学者，也是欧洲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流融合的主要沟通人物。

到了 19 世纪，汉学在欧洲学术界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如 1814 年 12 月，巴黎法兰西学院创立了汉满语言与文学教席，在法国开创了公开研究汉语的先河，目前学术界都公认这是当代学院式汉学的开端。这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汉学家是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理雅各对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是翻译中国的经典名著，这包括《四书》、《尚书》、《左氏春秋传》、《诗经》、《易经》、《礼记》、《庄子》、和《道德经》，总称《中国经典》，迄今仍被尊为汉学经典的权威译本。返英国后，他在光绪二年（1876）出任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The Oriental Institute）的第一任汉学教授，从此在大学执教至去世。作为中华文化的仰慕者，理雅各将中国古代经典和传统学术翻译传回欧洲，促成了英国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碰撞、交汇和

融合，也推动欧洲汉学研究的蓬勃发展。

从 14 世纪的马可波罗到 19 世纪的理雅各，500 年间，西方人对中国的富庶繁华、文明智慧，都予以高度的评价。由于西方各国自工业革命后，逐渐强大，而清廷却贪污腐败、固步自封，以致国势日衰，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态度，也由赞颂转为覬覦，进而产生侵占的野心。清朝为了自保，采取了海禁的闭关自守政策，杜绝西方传教士与商人入境。这样一来，这些被拒入境的西方人士，就办杂志，出书，极写清政府的不人道，黑暗诡诈和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影响颇大，导致西方一般民众对中国产生错误的偏见，尤其是二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期间，刻毒地污蔑中国的言论，甚嚣尘上。

西方各国不仅在舆论上对中国口诛笔伐，更以坚船利炮强行轰开清廷紧闭的大门。鸦片战争后，1842 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开始，清朝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自主，遂沦为西方列强掠夺瓜分的半殖民地。

但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期间，仍有不少专业的西方汉学家，努力不懈地从事汉学研究工作，如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运用近代出土的敦煌本和石刻拓本等新资料，研究敦煌学；另一位重要的敦煌学专家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他也是禅宗佛学大师。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使用欧洲历史语言学的治学方法研究中文，重构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为汉语音韵和汉语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英国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研究中国科技史，英国的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楚

辞》和元杂剧，他除了翻译《楚辞》，也翻译 80 回的《红楼梦》。这些学者都不受政治氛围和殖民地主义的影响，以实际行动，通过严谨的学风，对汉学研究作出卓越的贡献。

这些蜚声国际的汉学家，使用西方学术概念、逻辑、演绎与归纳等治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学问，同时也通过翻译与著述，以有系统而科学的方式，把中国文明传播到西方世界。他们对中国古代经典和传统思想给予高度评价，启发了欧洲思想家以中国伦理社会为根据，迈向世俗化，重新肯定自身文化的价值。同时有些论著则纠正西方人士的偏见，如李约瑟写《中国科技史》，就是澄清疑惑，消除误解，让世人看到中国科学文明的真相。

另一方面，有些传教士学识渊博，兼备人文素养与科学训练，他们将许多学术知识，尤其是科技论著，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些西学，深受中国士大夫的重视。晚清的李鸿章与张之洞就认定惟有学西洋的科技，才能救亡图存。此外，西方汉学家运用人类学与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得出与中国传统研究不同的结论，对中国学者也有一定的启发，如闻一多用民俗学和神话学的理论研究先秦诗歌，他的专著《神话与诗》、《诗经新义》和《天问释天》就是采用新视角所获得的硕果。

在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者译介了不少英、法作家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对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具有启蒙与借鉴的巨大作用。无论是五四“自由、民主”核心精神的形成，或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等创作手法的多样化发展，或是新文艺理论的建立，无不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如严复译的《天演论》所介绍的达尔文进化论，就开拓了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学先驱者的文

化和历史视野，赋予了中国新文学最初的“现代化”概念，兼有思想启蒙与文学启蒙的双重色彩。又如鲁迅的小说，是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形式，加上自己的创造，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崭新形式。

综上所述，可见中西文化与文学的交融互动，中外汉学家们的跨文化对谈，对人民之间的进一步相互认识，丰富彼此文化的蕴涵，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再再说明了汉学是沟通中西文化智慧交流的桥梁。

目前世界各国热衷于汉学研究，蔚成风气。新加坡青年书局的陈孟哲先生也不落人后，“赶上时代”。为了纪念南洋大学创校 50 周年，从 2007 年至 2010 年出版了两辑《南洋大学学术论丛》，收集南大校友的汉学研究论著，共 20 册，深受学界的肯定，雄辩地确认南大校友的学术成就，从而说明南大办学的成功！现在陈老先生再耗巨资，出版这套丛书，辑录国内外汉学家的精辟论著，从语言、文学到历史、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不同层面，充实汉学研究的资源；同时，也会将这套丛书推介给世界各地的汉学研究机构与学者，让汉学迈向一个更有交流活力的国际平台，并跨入欣欣向荣的新纪元！

2012 年 2 月 12 日

目录

总序：汉学——沟通中西智慧交流的桥梁 陈荣照

序：柯若樸 Philip Clart..... 1

宗教与文化篇

1. 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概述..... 9
2. 临水夫人信仰在海外
——以马来西亚为例..... 58
3. 朱、邢、李王爷的事迹与传说..... 87
4. 妈祖信仰在马、新两国的传播和发展
——以民间灵异传说、善书和妈祖经典
为探讨焦点 105
5. 马、新华人的冥婚和法事仪式初探 125
6. 雪兰莪吧生五条路观音亭的历史
——以现存铭刻资料与历史文献为探讨中心 154
7. “一贯道儒家思想”初探
——以道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与其主办之
相关活动为探讨中心 170
8. 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述评 187

历史与人物篇

1. 南洋研究先驱人物：以韩槐准和姚楠为例	251
2. 饶宗颐教授与东南亚研究	270
3. 客家族群“过番”南洋的共同历史记忆 ——以客家《过番歌》为探讨中心	292
4. 南洋过番歌的历史记忆和乡土特色 ——以南洋与闽省侨乡流传的《过番歌》 为探讨中心	309
5. 闽南话童谣·俗语·谣谚初探 ——以槟榔屿闽南话为例	335
后记	373
作者简介	375

序

柯若樸

德国莱比锡大学

在汉学研究领域中，东南亚华人的历史和文化长期被边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中国本土作为主流研究对象而言，其规模以及其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往往足以吸引学者们的关注。中国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丰富材料，致使大多数中国学者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涉猎并关注被“边缘化”的中华文化圈。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78 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趋向显得格外显著。在此之前，针对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之研究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定关注，尽管这种研究通常是把这些地区看作“中国替代品”而不是将它们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一旦中国开放门户，这些替代区域的重要性随即减弱，许多研究人员都涌向重新开放大门的中国大陆。

然而，这对中国本土之外的中华文化及历史研究而言未必是件坏事。以台湾为例，此现象已经造就一个新的、自我意识的、以台湾本身作为学术调查的领域。因而，不再能将之归结为“中国的替代研究”或“区域性中华文化研究”。这是把台湾独特的文化、历史、经济、社会以及政治背景作为独立的框架，自成一体地着手加以研究，而不再将其作为中国典型性（非历史性）的反映或变异进

行研究。

类似的趋势也同样出现于东南亚华人的研究中。毋庸置疑，将东南亚作为“中国替代品”的研究虽然没有停止过，但其影响却无法与对香港以及台湾的研究相比。首先，在文化与语言高度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东南亚的华人文化及其历史显然不能被归结为“持续传承的中国性征”。显然，当地学者是从持续发展的文化交流和多元影响角度去审视中华文化，其所涉及的对象可能是土著居民、殖民政府或非华人移民劳工。这个领域的顶尖学术研究十分重视这个多元民族框架，关于中华文化模式的问题则要通过以下诸方面进行解答：民族互动和身份认同、移民背景下的新社会形态、文化混杂、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等等。问题当然不止这些，但我相信读者能了解我所要表达的观点：只要仍局限于“中国本土”这样的视野，那就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提出这些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南亚华人研究可为东南亚以及中国的学术界作出更多的贡献，而苏庆华教授收集在本卷中的论文即为佳例。苏教授在东南亚华人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里堪称是一名多产并备受尊敬的学者，这部钜著即是他最新的研究兴趣和成果的代表作。本书编排成“宗教与文化”和“历史与人物”两部分，以此呈献给读者有关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和民俗、新兴宗教运动以及早期南洋华人语言研究等科研成果。书中单一的、自成体系的各章节，无一例外都是基于作者自身的实地调查和档案搜集之研究，从而开辟了一些鲜为广大学界所知的新领域。本书见证了苏教授浓厚的学术兴趣，以及进取、严谨的治学精神。我确信本书将有助于提高汉学研究的热情，从东南亚独特视角发掘的中华文化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中华文化圈，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多元文化领域。

Preface

Philip Clart 柯若樸

University of Leipzig (Germany)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ethnic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have long remained at the margins of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 To some extent, this is understandable as the sheer size of China proper and the length and depth of its history tend to completely absorb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China provides such an inexhaustible wealth of data that most China scholars feel no need to venture further afield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This centripetal force in sinological scholarship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stro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s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ies in 1978. Prior to that,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of Southeast Asia had still received signifi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albeit often more as “substitute Chinas” rather than as objects of study in and of themselves. Once China proper became accessible again, the need for such substitutes diminished and many researchers flocked to the newly opened gate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However, this may not be all bad news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utside China proper. In the case of Taiwan one of the results has been a new self-awareness of Taiwan Studies as an area of scholarly investigation that is not reducible to “substitutive Chinese Studies” or even “regional Chinese Studies,” but that takes the unique cultural, histor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aiwan as its framework and seeks to approach it on its own terms rather than as a reflection or variation of something quintessentially (and hence ahistorically) Chinese.

Similar trends can be seen in the study of the ethnic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Arguably, the “substitute China” approach, while never completely absent, was also never as influential here as it had been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First of all, in a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highly diverse contex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very obviously were not reducible to some kind of perennial Chineseness. Clearly, scholars here were looking at Chinese cultures in an ongoing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with other cultural agents, be they indigenous populations, colonial administrations, or non-Chinese immigrant labourers. The best scholarship in this field takes this multi-ethnic framework seriously and asks the kind of questions about Chinese cultural patterns that can only be asked and answered here: questions about ethnic interactions and identities, about new social formations in diaspora situations, about cultural hybridit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language and culture.....the list could be extended, but I

trust the reader sees my point: These are questions about Chinese culture that cannot even be posed in the same way as long as one limits one's purview to "China proper."

In this sens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tudies has much to offer to the communities both of Southeast Asia and of China scholars, and the selected writings of Prof. Soo Khin Wah collect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are excellent examples of such offerings. Prof. Soo is one of the most prolific and respected scholars of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this tome provides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his recent research interests and output. Sorted into the two sections "Religion & Culture" and "History and Biography," the reader will find studies of Malaysia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and folklore,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s well as reflections on early Chinese-language scholarship in Nanyang Chinese studies. The individual, self-enclosed chapters are without except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archival research, thus opening up cultural worlds that would otherwise have remained *terra incognita* to the wider scholarly community. This book is a testimony to Prof. Soo's unquenchable curiosity, pioneering spirit, and meticulous scholarship. I am certain it will help to increase the sensitivity of the Chinese Studies field as a whole for the unique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culture to be discovered in Southeast Asia – no longer as a margin of China, but as its own uniquely diverse cultural sphere.

宗教与文化篇